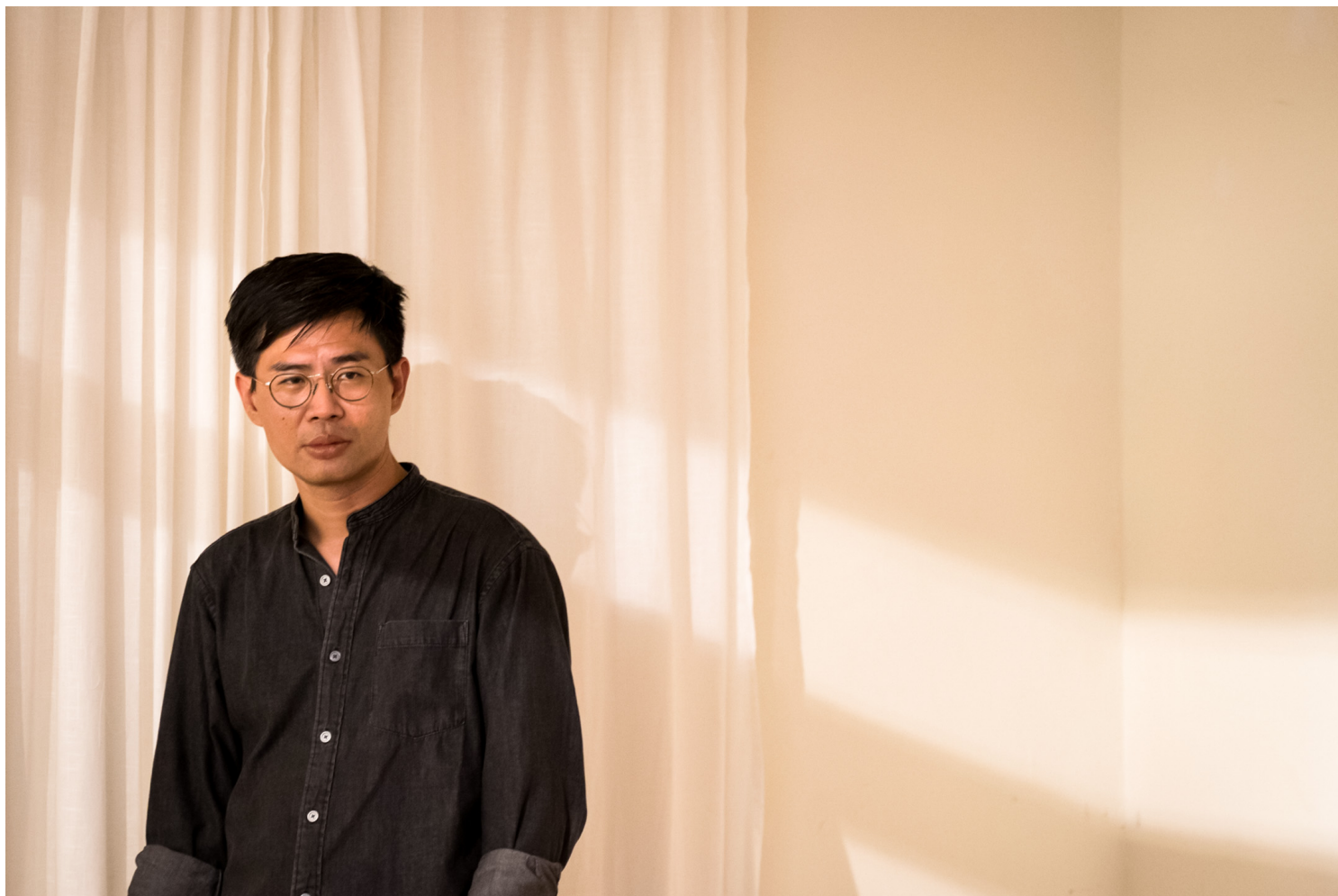


风物 深度

2022金马奖

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导演专访：鸽舍里，有台湾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缩影

“它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七年前飞出去大家寄予厚望，热闹万分，七年后飞回来，这个家却变成冰冷的……”



导演詹京霖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翁煌德 发自台北 | 2022-11-14

2022年金马奖入围名单揭晓，詹京霖导演以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（2022）获得最佳剧情片等13项提名，与《咒》并列，在台湾电影表现最为出色。虽然这是詹京霖第二度以剧情长片角逐金马奖，不过上一部曾入围最佳新导演的《川流之岛》（2016）实际上是预算偏低的电视电影，因此严格来说，这次才是他的首部达到院线规格的长片制作。

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光是主题选材就相当独特，是以台湾的赛鸽文化为背景，故事的主人翁阿钦师（游安顺 饰）过去曾靠精准眼光靠赛鸽大赚一笔，不过他寄予厚望的战将043却在一场大赛中不知所踪。本片之初，失踪七年的043居然返家，看在阿钦师眼中却是哭笑不得，043固然已经没有比赛价值，但牠的复归，却不免让他想起自己同样失踪多年的儿子。

赛鸽真的有可能离家这么多年之后再回来吗？詹京霖说其实这只043是真有所本，是真的有这样一只离家七年的鸽子。回忆当时听到养鸽人说起这个故事之后，他说：“牠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牠飞出去的时候大家寄予厚望，乡里为他叫好，希望他能够回来为这个家争取光荣，七年前飞出去是热闹万分的。可是七年后回来，这个家却变成冰冷的跟什么一样，这又是什么情景呢？我回去都在想著这件事情。”



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剧照。图：金马奖网页

中年危机：人与鸽有何不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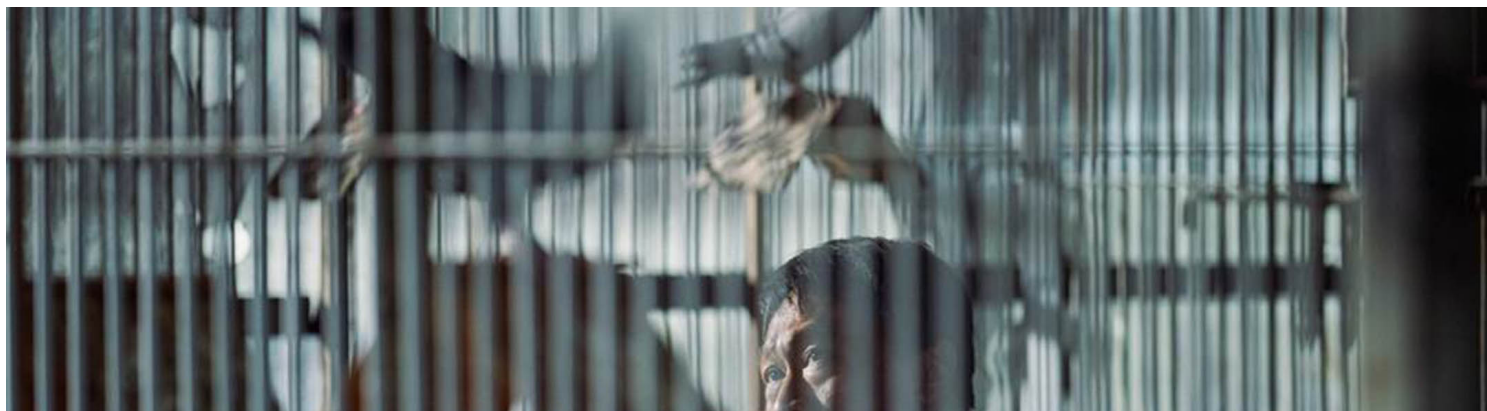
有天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家若是鸽舍，那他又跟鸽子有何分别？只差在于没有一个养鸽人控制他要飞或不飞，但他还是每天循著固定的路线回到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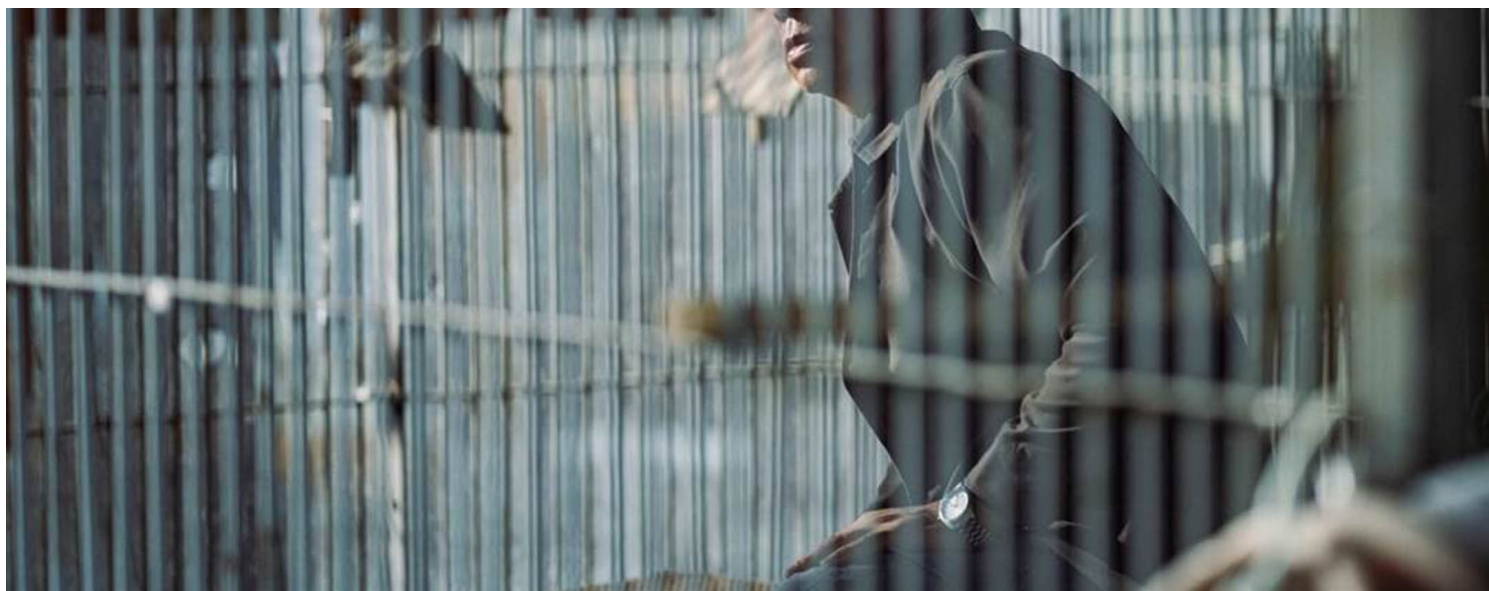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随后也有了新的开展，死气沉沉的养鸽之家也出现了新血，阿钦师女儿露露（李梦苡桦 饰）的男友小虎（胡智强 饰）暂居他们家，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，但阿钦师却似乎依然不改固执个性，始终筑起一道墙。整体来说，这可说是相当沉重的作品，角色都难以找寻出口，深陷在往日经验、环境与身分的束缚。我跟著问詹京霖，这是不是一部关于中年危机的电影，他并不否认。

“我自己对于中年危机的解释就是，到了中年，你一定会在某个领域耕耘了一阵子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原本相信的东西你可能不再相信了，或者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，你突然失去了某种价值。想著‘那个价值是什么？’然后开始徬徨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然后陷入了某一种情绪。我自己对中年危机的解释是这样。”詹京霖的有感而发，似乎也点出了片中主人翁阿钦师所面临的生命困境。

回顾剧本创作的缘起，詹京霖说自己家住三重的老式公寓，他每天隔著铁窗坐在阳台工作，一望出去就会看到两、三家鸽舍。有时他觉得烦了，就走出便利商店买杯咖啡、四处走走，但最后还是惦记著家里的阳台。有天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家若是鸽舍，那他又跟鸽子有何分别？只差在于没有一个养鸽人控制他要飞或不飞，但他还是每天循著固定的路线回到家中。

又有一次，他听到养鸽朋友说起自己的故事，原来这位朋友养了两只鸽子，其中一只总是羞赧地在鸟笼不赶外出，有次他强硬地把牠拉出来，结果鸽子居然过度兴奋，撞上家具，一命呜呼。这个故事让他忍不住也陷入长考。这些关于鸽子的思索，让詹京霖忍不住开始思考人与鸽子的分别，进而也认为这或许可以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剧本题材。在决定要拍摄鸽子时，他坦言自己连个故事大纲也没有。





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剧照。图：金马奖网页

赛鸽在台湾：灰色地带水很深

詹京霖也意识到这些辛苦养成的赛鸽可能一去不回，他以“向死而生”四字点出核心，决定撰写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。

也许一切也是天注定，当他向制片林怡伶提及这个念头时，林怡伶竟告诉他，自己正是纪录片《赛鸽风云》（2005）的后期制片。该片以一个养鸽人作为主角，导演沈可尚详细地拍摄了他的养鸽生活，对赛鸽规则也有清楚介绍。有了林怡伶的支持，詹京霖随后也得已开始展开深度的田野调查。虽然认定赛鸽文化只是故事背景，但他仍希望能够做出最贴近事实的描绘。

但詹京霖却也发现，养鸽人多半有著强烈的戒心，几乎不愿向他透露太多。原因是因为赛鸽竞赛在台湾并不合法，一年赌金据说高达两百亿新台币，而且与其有关的不乏政界势力，讲白一点，就是“水很深”。近年赛鸽运动频频遭到动保团体批评，认为它有虐待动物之虞，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牵涉范围太广，政府单位也难以实际介入管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养鸽人自然会怀疑电影的制作动机，多少会有些退却。

詹京霖同意赛鸽竞赛的确位处灰色地带，但他也强调它与传统赌博其实大有不同。一般人无法像是买乐透彩一样圈选你决定有胜算的赛鸽，如果你希望加入赌局，首先你必须拥有一间鸽舍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能赌你旗下的选手胜出。而至于什么样的鸽子有机会脱颖而出，牵涉到的是相当复杂的养成，看眼光，也看训练技术。终于得以接触到赛鸽人之后，詹京霖发现这些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赌徒，生活比公务员还要规律且讲究，而且从来都不聊赌博，都在聊他们对鸽子的理解。

在进一步理解赛鸽文化之后，詹京霖也意识到这些辛苦养成的赛鸽可能一去不回，他以“向死而生”四字点出核心，决定撰写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。在他心目中，所浮现的画面是日本摄影名家生濑昌久的作品《鸦》，有种残酷与凄美的韵味。



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剧照。图：金马奖网页

鸽子只是生财工具？

詹京霖听罢，却是直截地问他：“那你对牠难道没有感情？还只是把牠当作生财工具吗？”没想到这位养鸽人忽然顿住，无法言语，眼眶泛出泪光。

也许对于许多人而言，死亡与衰退是悲剧性的，但詹京霖不仅不这么认为，还在片中直接挑战了观众的生死观。对他来说，这一切不过就是现实而已，即便死后化为幽魂也可以很乐观。詹京霖说道：“认清现实面，人生都是悲惨的、都是困难的，人生都是要奔向死亡的、人生都是衰退的，这是一个衰退作为终点的旅程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否认。自己正在衰退，你已经无法挽回了，你只能减缓，但是已经难以挽回，这意思难道就是悲观吗？我不觉得。生死这件事情也本身就不是一元对立的。有的时候活着的人更像死

是总心难是就是总死吗，总死总付。生是总付子情总付物生是一元对立的，有的时候活着的人又总死人，比如说像是阿钦师。”

而最直接影响到他的一次田调访谈，是他问起养鸽人对旗下赛鸽的情感。詹京霖发现除非鸽子已经功成名就，否则所有鸽子起先都只配拥有一个冷冰冰的编号，这明显是因为养鸽人不希望对这些鸽子投入太多的私人情感，但詹京霖始终不相信他们与鸽子之间没有存在感情。

其中一位养鸽人自称原本已经穷困潦倒，最后靠著赛鸽的奇迹取胜，让他重振雄风。詹京霖听罢，却是直截地问他：“那你对牠难道没有感情？还只是把牠当作生财工具吗？”没想到这位养鸽人忽然顿住，无法言语，眼眶泛出泪光。在那一个刹那，詹京霖感受到了养鸽人与鸽子之间的微妙情感，让他不由得想起奥地利诗人里尔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）的〈石像之歌 Song of the Statue〉（1918）。

这似乎也解释了片中养鸽人阿钦师与043的复杂情感，一场他偷偷走进女儿露露房间喂药的戏，更是可以看到他难得露出柔情一面，在詹京霖看来，养鸽人那种感情几乎等同亲子与情人一般亲暱，或许也可以想像阿钦师几乎把牠当作失去的儿子来疼惜。而这种类比其实在片中所在多有，詹京霖透露其实片中处处存在这种象征，一场去看比利时名鸽玛格丽特二号的戏，甚至也能看见原来这个产业也存在著某种阶级制度。

“小鸽舍是在赌这几只会不会赢，但是大鸽舍在玩的是机率。他们都是请最好的训练师、最好的营养师、采用最好的训练手段。可是鸽子一飞出去会有天候的问题，会有掳鸽（注：遭不肖分子掳去勒索）的问题，或者鸽子自己走飞了，飞错了，我曾经问过大鸽友，你要怎么判断呢？投资这么大，不怕血本无归吗？他就跟我说，如果你说一次能不能包赢，那他不敢保证，但是如果你十次、二十次、三十次呢？他包赢。”詹京霖回忆当时所闻。





《一家子儿咕咕叫》剧照。图：金马奖网页

台湾二三十年发展缩影

即便把环境代换成金融业、制造业，全部都可以通，阿钦师的遭遇，也正是台湾过去二、三十年的发展缩影，甚至阿钦师在片中也一度被中国人重金延揽。

詹京霖旋即也笑著说，“电影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？”他说好莱坞大片商也是同样玩法，小鸽舍如果指的是单打独斗的独立制片，那大鸽舍指的是什么样的公司，已是不言而喻。詹京霖进一步表示，即便把环境代换成金融业、制造业，全部都可以通，阿钦师的遭遇，也正是台湾过去二、三十年的发展缩影，甚至阿钦师在片中也一度被中国人重金延揽。越了解赛鸽，他越发现这个世界根本与外界本质相近，说它残酷，其实现实社会一样残酷。

在故事之初还有个玄机，有其他鸽友请阿钦师帮忙看鸽，随后其他鸽友私下吐槽，指出阿钦师的那一套判断方式早已不管用，所以才会赢不了。这其实也暗示了阿钦师仍然停留在传统作风，没有跟上科学大数据的时代。对比好莱坞与韩国电影工业的成熟精算，这似乎也可以视作詹京霖对台湾独立电影发展的观察，也或许堪称是一种自嘲。

但为了要把片子能够做出最完美的呈现，詹京霖在制作过程的规划却是相当细致。他发现如果要拍好这部电影，自己也非得成为养鸽人的觉悟，因为每一只鸽子都有熟悉的鸽舍，而鸽子与鸽舍都是养鸽人最珍贵的资产，所以他既借不到鸽子，也借不到鸽舍，即便借到了鸽子，牠们也会自动飞回所属的鸽舍，一样拍不成。所有片中的鸽舍环境，他都必须请剧组比照现实搭建，而鸽子的部分，为了让牠们与演员培养默契，也只能从头开始饲养。

“我们其实需要三种鸽子，一个叫‘主角鸽’，真的有戏的，要跟人互动的。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说的‘特约鸽’，要能够在上面盘旋的。第三个就是‘临演鸽’。主角鸽我们养了两只，能够替换，跟人互动的。临演鸽都在里面，可以到处出借，或者抓野鸽充当，大概两、三百只。”詹京霖解释。

必须能认家的特约鸽让剧组花了最多时间处理，他们特地请养鸽人协助配种，在破蛋而出之后都有标准的饲养程序，并且也要让它们熟悉特别搭建的主景。饰演阿钦师的游安顺也特地花费了数月时间与鸽子们培养默契，同时也与专业的师傅贴身学习养鸽学问。



导演詹京霖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要握住什么才能安身立命？

“每一部片也都是妥协啊，但是妥协里面你怎么坚持到在那个阶段之中弹尽援绝，可以撑到什么地步，也是这件事情好玩，也是就事情让我想要做电影，因为它太困难了。”

不过即便做好再充分的准备，詹京霖还是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控制鸽子的飞行路径和行动，所以最后反过来得变成剧组要来顺著鸽子来拍，机动性非常强，随时都要改动机位或者改演员的表演。不过虽然感到非常

佳處，詹京霖却也知道中景后是由几场最灵动，是个人情育的鸽子戏却也是临场发挥的结果，他原本预期中

点心，指示林郁也取出取后几个儿物取火物、取マ八休音的时丁、林郁也是怕物及汗的相不。他原本预期电影得要使用很多特效镜头，但是到最后高达百分之九十都是实拍画面。

当最后被问到，在如此克难的制作环境之中，是不是难免存在妥协。詹京霖却对这个问题有些不以为然，他答道：“我真心不会这样去看事情，如果我这样看事情，我就不会答应用225万去拍《川流之岛》。电影本来就是从妥协里面去坚持，就是因为这点好玩。”

“如果今天我可以是造物者，我点石成金，可以直接盖一个镇，里面需要有50个鸽舍。我觉得那有点恶心，你不觉得吗？”詹京霖接著说：“你很像造物者，但是搞创作怎么会是造物者呢？你必须要遵从一些现实法则，从里面虚构，你要尊重现实，你才能从里面找出一些可以虚构的空间。每一部片也都是妥协啊，但是妥协里面你怎么坚持到在那个阶段之中弹尽援绝，可以撑到什么地步，也是这件事情好玩，也是就这件事情让我想要做电影，因为它太困难了。有的时候，遇到这种绝境会教会你更多事情，你会发现的，但你当造物者时是不会发现的。”

对于金马奖在入围阶段获得佳绩，詹京霖坦言自己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这整个案子都是由他的个人意志来支撑，他很感谢团队的成员有被看见、有被记住，也由衷感谢演员容许陪他进行各种尝试。不过真的让他感到最得意的一次经验也许不见得是金马奖入围。他说有次在后期配音时，特地找来一位资深鸽友来帮忙，没想到他看了他们搭建的鸽舍片段之后说：“喔，你这个是在某某地方拍的，我去过！”

最后，我依然忍不住问起有些开放性的结局诠释。我问道，究竟阿钦师的人生观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？他真的懂得回去珍视他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了吗？

“到底手中要握住什么？比如说有些人要握住一份爱情，我才可以活著；有的时候我要握住这个家，我才能活下去；我要守护的孩子才能活下去；有些人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我才能活著。我周遭的人，都有这种徬徨，或多或少，就是在想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安身立命呢？阿钦师暂时忘掉了这些事情，可是我自己觉得他最后是有想起来的。”詹京霖如是说。